

父亲心中的“小精灵”

□杜亚玲

父亲一辈子是洛河两岸普普通通的农民,只会沿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至今八十有三,仍不改初衷,早睡早起,赶着日头下地,追着落日收工,勤劳质朴是他的秉性。

父亲年轻时有个过人之处就是算盘打得贼精。狮子滚绣球、四进位除法等,他都不在话下。听说他上完小学,在学校学会了珠算,辍学回家后,生产队队长让他当会计,后来又“官”至大队会计。

那时候,会计是生产队最有文化的人,会打算盘的人更是有文化人中的能人,名气非常大。除了记工员能干到会计位置上,其他人不是文盲,就是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听说父亲一上任,就把队上多年积累的本本账、片片账、口头账、糊涂账理了个瓜清白。队上砖瓦窑、卖牛羊、卖核桃、卖公粮、交税款、购籽种的收入支出算到小数点后四位数,到了年终,乡亲们眼睛期盼着算盘停止的结果。

看能分到几斤小麦、几斤大肉,特别是余粮户、缺粮户,一下子就弄明白了一年的盈亏。账目一公布乡亲们交头接耳,勤汉懒汉泾渭分明,算盘不仅成了大伙伙上的“晴雨表”,而且是全村人祈盼风调雨顺、人心稳定、大干快上的“定海神针”。

当会计在办公室除了拥有一支蘸水笔、一瓶蓝墨水、几张纸外,算盘就是主要的办公工具,也就是父亲的“文房四宝”。所谓办公室,是大队仓库与小学中间的一间房子。靠墙根盘了一张火床是工作组下住时的。靠窗子放了一张三个抽屉的桌子,一张椅子,两个板凳,床下放了一个很大的火盆架子。让我感到新鲜的是四面墙每年都用报纸糊一遍,有一股书香味。

父亲曾给我讲过,他这个算盘是民国三十六年夏天麦收后,我曾祖父为了他学习珠算,专门用三斗小麦从河南镇平一个小货郎手中换来的,外搭两顿

饭、一夜住宿。曾祖父省吃俭用,曾给大户人家当长工,但为了长孙能出人头地,才不惜下了血本。

我仔细看过父亲的算盘,这是一个红棕色的大算盘,色泽光滑,品相极好。四个角和中间绕茬处,分别用六个铜质菊花纹包角紧包着,算盘两面都能用。后来才听上收老物件的人给我说,四周木框是红酸枣木的,算盘珠子是紫檀木的,串珠子的竹棍是二十年以上的苦竹。所以70多年了,珠子没有裂纹,几个竹棍中间尽管磨成了平槽,但丝毫不影响算速。有人曾出1000元,父亲都没有舍得卖。几次对我说,这个算盘到你手上已传四代人,虽然现在人都不用了,咱就先放下。

改革开放后,春风吹散了父亲头上的乌云。遭受几十年缺吃少穿的乡亲们日子一下好过了,父亲又“官复原职”,当了大队会计兼生产队会计,父亲心花怒

放,从破箱子中取出了算盘,打了一盆清水,抓了一把洗衣粉,连洗三遍,重操旧业。奶奶骂他好了伤疤忘了疼,是个不长记性的东西。

在父亲红棕色算盘的计算下。全村亩产连年丰收,劳动日价值如芝麻开花节节高,由全县吃返销粮的穷队到人均口粮约两千斤,这比当年大队仓库里的储备粮和籽种合计都多。由过去每个劳动日价值8分钱,猛增人均纯收入50元、100元、500元……算盘给乡亲们带来了鸿运,可谓算盘一响,黄金万两。

如今,父亲老了,算盘已退出了历史舞台,被电子计算器、智能手机所替代,成了民间老物件,回归到收藏品的行列之中,几次上门收购的人开价1500元,但父亲还是不舍,说现在没用了,就先放下。

我知道这个算盘是父亲一生的心爱之物,是他心中的“小精灵”,也是我们全家、全队、全村人的一个记忆乡愁的物件。

子血百发共黄氏

□宋扬

立夏的前几天,气温飞速飙升,让人有入伏之感。立夏后,一场雨急急而来。雨一下,溽热顿去。公园的傍晚,呈现出一派秋高气爽的景象。

湖边,几棵棕榈树如健硕的主妇,下方的树叶已成干枯的围裙,头顶却还戴绿色王冠;海棠早谢了花红,叶便愈发深碧了;梧桐叶脆生生的,绿得清新,绿得透明,薄薄地透映着天光;两棵在春天挂果的桃树有了截然不同的命运——一棵树的桃儿已从树叶中探出头来,不羞不涩,大大方方;另一棵树的叶片蜷缩着,果儿瘪了,怕是不得活了。

三枝银桦修直挺拔,要是没有树枝的遮掩,无一例外,它们都会暴露秃子一样的树梢——不知是人为修剪的结果,还是它们顺天而生的自然选择。树干把所有养分输送给了枝桠,从地面往上看,银桦几米以内绝无旁枝,与茅盾先生礼赞过的白桦一样,银桦不庇佑任何一根试图在低矮避风处苟活的树枝。也许,在银桦看来,每一根枝,每一片叶,都应是刚猛的男子。地面,银桦落叶满地,每一片都还露着铮铮剑锋,如铁,如冰凉,如风沙与热血。银桦在孟夏陨落,不是乌江折戟,不是麦城败走,是智者韬光,是将军逊位——它们懂得新老更替的真谛,它们让位新叶。这些新叶,将在盛夏的烈日下,在凛冽的秋风里,在刀剑寒霜中,金色铁马,延续银桦军团的世代荣光。

从一个季节到另一个季节,季节的更迭不泾渭分明。时光漫长,这个孟夏的黄昏,我看见了秋的影子。

石榴花开了,一朵接着一朵。除了红色,还有一些我闻所未闻的品种,白的或淡黄的。龙牙花,是从南美洲引进的物种。龙牙花一串串暗红的小花密密排着,牙齿一般;一芽刚竹,在远离竹丛五六米远的地方拱出来。刚竹依水而生,为了这次迁徙,它的根经历了怎样的艰难跋涉,才向干土迈出了第一步。风车草,根根分明如竹,擎着伞叶,亭亭如盖。它们来自非洲,不但在眼前这小公园活了下来,还枝繁叶茂,葱葱郁郁起来。

五湖四海,世界何其大,又如此小。世间万物的渗透共生,都在不经意间悄悄进行着。

公园的小径上,两三户人家在散步聊天。一人说,孩子成家后,不愿和自己一起住。她的朋友就劝慰她,也像是安慰自己,说:“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完全可以理解嘛,我们老年人管好自己生活和娱乐就行了啊!”两个毛头孩子在石桥上跳舞,一男一女。跳一段,立即兴匆匆跑过去取三脚架上的手机,他们大约在录制抖音小视频之类的东西。两个六十来岁的婆婆坐在湖边的石凳上,你一言我一语,旁若无人,她们面前七七八八的家什说明了一切——她们正在直播。我靠过去,好奇一问,她们把手机转过来对准我,用蹩脚的普通话,通过网络传递到了手机另一端——“大家看嘛,有一个帅哥,路过这里,对我们两个老太婆非常好奇,他在和我们聊天……”

夕阳从云翳里钻出来,挂在树梢。原来,夕阳如我,留恋青春,也留恋这个孟夏的黄昏。

秦岭日出(无人机航拍)

王军摄



炉火与花儿

□李永刚

这是天地大开的季节
炉火与花儿形成一种默契
一个在绽放人间美好
一个在冶炼钢铁正气
春风温文尔雅
铁水柔情飘逸
都在追求一种灿烂
追求没有杂质的美丽
花儿用芳香
诠释生命的高洁
炉火用热烈
表达燃烧的意义

都在为新生而奋力
让新生的
生得不失时机
生得心旷神怡
生得理直气壮
生得日新月异

该扬弃的
痛痛快快地扬弃
扬弃得没有一丝犹豫
让铁水成为
春天的伙伴
花儿的兄弟
绽放刚性的魅力
炉火是时光忠实的追随者
春夏秋冬
不分四季
一刻不停
燃烧不息
燃烧成为纯真的浪花
燃烧成清脆爽朗的
钢铁笑声
在天地之间
舞动洋溢

与花儿一样灿烂的炉火
在绽放钢铁特有的香味
日夜冶炼着铮亮
刚强无比的真理
与杂质分道扬镳

燃烧
醉心地燃烧
绽放
和花儿一样
绽放
专心致志
生生不息
香味成为钢铁人
春天里爽朗的笑声
弥漫在空气里

东湖柳色新

□孙剑波

去年初夏,我游览了久负盛名的凤翔东湖。这是北宋大文豪苏轼出任凤翔通判时,修葺的一道人工湖。经过历代修缮保护,现已成为西府一处游览胜地。尤以湖边的柳树声名远播。(民间盛传凤翔有三绝:“西凤酒、东湖柳、姑娘手”)

沿着湖岸卵石铺成的花径前行,两旁是密密丛丛的灌木。绿植成荫、亭台湖山相映成趣。婀娜多姿的柳树错落其间,像一排身着绿纱的民族舞表演者。春夏之交,正是柳树蓬勃生长的时令,岸边已形成一道浓密的翠绿屏障。柳叶儿像是吸收了日光和湖水,闪烁着滋润的光泽,翡翠般绿意可人;柳条在微风中摆弄着旖旎的姿态,像小姑娘披散的长发,有的已经垂到水面;碧波粼粼的湖面,因为柳树的映衬显得清凉沁心;湖心的荷叶已长得盘面大小,花苞托起一个粉嫩的桃心状。鲜红的鱼儿在碧波中嬉戏,红绿相映,一动一静,情趣盎然。正是柳絮飘飞的时令,空气中飞絮濛濛,恍若瑞雪普降;柳絮抚弄着行人的面颊,绒绒

昨晚又梦回故乡了。说“又”,是因为这样的梦一直在重复,影影绰绰,断断续续;若即若离,亦幻亦真;似曾相识,似是而非;恍若隔世,怅然若失。本不觉得是在梦中,却分明不是现实,不能随心所欲,整个人像被束缚,想挣脱,不能挣脱,终于挣脱。醒了,揉揉眼睛,竟有泪水。已知是做梦了,却想不起细节,起床时悠悠一声叹息,若有所思,若有所思:“这就是乡愁吧?”一缕淡淡的愁“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真个不由自主了。

不由自主,那就是宿命了。乡愁一如生老病死,自呱呱坠地那一瞬间开始,就像胚芽一样开始起根发芽了,此后必将伴随人的一生。人从何处来?乡也!乡是出处,是来处,是呱呱坠地的地方,是嗷嗷待哺的娘怀,是蹒跚学步的床头,是牙牙学语的膝头,是能跑会走后撒野疯玩的场畔,是割断了脐带却割不断最堪回味的童年胎记:房屋、炊烟、树木、花草、庄稼、田野、猪狗、鸡鸭、蚂蚱、蚰蚋、牛粪、羊屎蛋蛋……

人生是一次旅行,只有旅途,没有归途;只能小憩,不能止步;只能回首,不能走回头路;不无奔头,却不知奔向何处。走着走着,身后渐行渐远;走着走着,眼前日渐清晰。前后左右,人像走马灯,又像走过程。一辈辈人像一季季庄稼,被割一茬子,

的,痒痒的,像婴儿顽皮的手掌。《红楼梦》中有:“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想这柳絮原本应该是落红的续曲,是对易逝春色的一种悲悯恋歌。穿过湖心的沧浪亭时,一对鸳鸯游过水面,悠然自得的神态像是这里的主人一样。其实在凤翔县,市民们早已以东湖而自豪,东湖已成为他们日常健身消闲的乐园、茶余饭后的谈资。其实,他们心仪的不单是这片园林的景致,更多的是文化赋予的一种精神优越感。信步于这柳浪花坞,身边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因为历史的遗痕而染上浓厚的文化风采。

对于柳树,文人似乎总有一腔诉不尽、剪不断的情思。它泛着嫩黄的新绿,被诗人比作“烟柳”;它的枝条,被诗人喻作“绿丝绦”“碧玉妆”;它婀娜的姿态,被赋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寓寄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它旖旎形体,被咏作“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寄托着情人们的美好期待。苏轼似乎也不例外,他的“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似乎

也寄托着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

在湖东西两岸,各有一株百年古柳,峻峭如怪石,深褐的表皮满是坑坑洼洼的节疤;斜出的枝干早已荡然无存,主干却顽强挺立着,风雨不凋。它们的根系仍然深深地扎在土层深处,汲取着点滴得以延续生命的养分,昭示着老而弥坚的生命奇迹。这两株古柳,一株据说是公元1842年,林则徐发配新疆伊犁时路过这里种下的,另一株是公元1876年,左宗棠在新疆抵御沙俄入侵,凯旋而归时种下的。二人境遇迥然不同,对先贤的追慕,对于生命的热爱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实,世间本没有任何生命可以万古长存,即使这满堤郁郁葱葱的翠柳,也只有短短150年的寿命。唯有人的精神可以不朽,东湖柳正是一种精神和文化的映射。

“绕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脉香。”沿着堤岸,沐着夏风,借着苏公祠百年不断的香火,愿东湖的柳色越发清新如洗、楚楚动人。

履痕处处



农家小院(国画) 陈小玲

乡愁

□孔明

又长一茬子。仿佛丢了一个盹,鬓角便斑白了;好像转了一个身,见面就不敢认了。伴随着人老,眼里的乡自然也变成了故宅、故里、故地,昔年玩伴也变成了故人。老了的人,叫老人;故了的人,叫故乡。

乡在心里,乡在梦里,乡在每个人的记忆里。天长日久,乡都故了,能不愁吗?人长愁也长,长得最多的就是乡愁了。不离了乡,那愁就被掖着藏着;一旦离开,那愁就蹦出来了。隔着万水千山,渴望重逢,那渴望就是愁;一旦久别重逢,眼前物是人非,岂不要愁上加愁了?故乡是回不去了,愁就日积月累成乡愁了吗?就算不曾离开故乡,那愁也会在心头滋生,淡淡的若有若无,悠悠的如烟似雾,念念不忘又无可奈何,耿耿于怀又无可释怀,只有拄着拐杖,立在村口,回味那似水流年了。新房变老宅了,老屋不住人了,老辈人都下世了,小

涯。”马致远是游子,他那首《天净沙·秋思》,不也是乡愁吗?“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游子崔颢有了乡愁,才吟出了那首千古绝唱《黄鹤楼》。

人都是游历人世间来了,自然都是游子。走天涯是游子,守在家也是游子。人一远走他乡,就“月是故乡明”了,月明在天,触景生情,几多情几多愁,那是真乡愁!回不了故乡,就梦回故乡,梦游等同了魂游,“新不断,理还乱”,那是怎样的乡愁呀!不曾离开故土,却眼看着故土疏远了,乡民淳朴,屏蔽了乡规民约,背弃了乡风民俗,焉能无动于衷?乡愁在那失落里,在那怅惘里,在那唏嘘不已里!忍不住忆苦思甜,总拿当年比当下,总拿过往比现在,总拿儿时比眼前。脚下的故土分明在日新月异,咋看着不顺眼呢?分明是今非昔比,咋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呢?似乎唠叨几句,心里才稍微舒坦些。说白了,那就是乡愁在作怪呢!怀旧是乡愁,抱怨是乡愁,抱残守缺更是乡愁。老沉没在种子里,不生乡愁,由得了人么?

乡愁是乡情的种子,播撒心田了,就落地生根了;乡生疏长了,就魂不守舍了;叶落归根了,才算得魂归故乡了。

笔走龙蛇